

国家与革命

词句注释

(初稿)

新乡师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翻印

一九七五年六月

目 录

初 版 序 言

1. 垄断资本主义 (第 3 页)	1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 3 页)	1
3.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 机会主义成分 (第 3 页)	2
4. 社会沙文主义 (第 3 页)	3
5. 普列汉诺夫 (第 3 页)	4
6. 波特列索夫 (第 3 页)	4
7.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第 3 页)	5
8. 鲁巴诺维奇 (第 3 页)	5
9. 策烈铁里 (第 3 页)	5
10. 切尔诺夫 (第 3 页)	6
11. 谢德曼 (第 3 页)	6
12. 列金 (第 3 页)	7
13. 大卫 (第 3 页)	7
14. 列诺得尔 (第 3 页)	8
15. 盖德 (第 3 页)	8
16. 王德威尔得 (第 3 页)	9
17. 海德门 (第 3 页)	9
18. 第二国际 (第 4 页)	10
19. 考茨基 (第 4 页)	10
20. 俄国 1905 年革命 (第 4 页)	11
21. 1917 年革命 (俄国二月革命) (第 4 页) ...	12

初 版 序 言

1. 垄断资本主义 (第3页)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最大特点是自由竞争。后来无数小企业在竞争中迅速分化，逐渐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这些大资本家又彼此联合，組成垄断組織，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实现了垄断組織，大资本家联合起来垄断市场、原料、提高售价以夺取高额利潤；銀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形成财政寡头，进行大量地资本輸出；在国际上形成帝国主义侵略体系把世界瓜分完毕。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3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走向国家垄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潤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达到最高

程度，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同时又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它表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灭亡的，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求得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叫嚣“国家社会主义”，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列宁说：“这种资本主义之‘折衷’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緩，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帝国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飾资本主义。”（第61页）

3.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第3页）

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路线。它企图暂时牺牲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运动的未来，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阶级投降主义，其阶级基础是工人贵族。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的三十多年，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工人阶级当时的任务，是尽可能利用各种合法斗争的机会，组织和积蓄力量，为未来的革命搏斗做好准备。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资产阶级一方面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另一方面又用一些微小的改良和虚伪的让步，来麻痹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于是，第二国际许多社会党的首领因醉心于利用

资产阶级議会的合法性，而产生了对资产阶级議会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他们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鼓吹“議會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逐渐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完全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4. 社会沙文主义 （第3页）

尼古拉·沙文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手下的一个军人。他盲目崇拜拿破仑，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的侵略扩张政策，鼓吹法蘭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主张竭尽全力扩张法国势力。后来，就把类似的思想行为泛称为沙文主义。所以，沙文主义就是指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其他民族，煽动民族仇恨，主张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的思想行为。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第3页）它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公然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欺骗工人阶级，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鼓吹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说：“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列宁选集》第2卷，第650页）

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直接站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如普列

汉诺夫、谢德曼、盖得等，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此外，还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常常用一些欺骗性的“左”的反战辞句来掩盖自己的背叛，是一种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机会主义者。

5. 普列汉诺夫 （第3页）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俄国孟什维克首领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普列汉诺夫出身于一个小地主家庭。最早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与之断绝关系。他写的《论一元论史观之发展》等著作给予民粹派思想以严重打击。1883年在日内瓦组织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顽固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失败时，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咒骂革命群众运动，指责群众“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列宁痛斥他是臭名昭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资产阶级护国主义立场上号召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认为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对十月革命采取仇视的态度，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6. 波特列索夫 （第3页）

波特列索夫（1869—1934年）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1900年参加列宁领导的《火星报》工作。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公开反对列宁的建党路线。

在1905年和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领导孟什维克中的右派，成为取消主义理论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咒骂第二国际反战的“巴塞尔宣言”是幻想，攻击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是梦想。1916年他在莫斯科创办了取消主义的机关刊物《事业》杂志，公开地鼓吹护国主义。1917年他领导自由资产阶级的《今日报》，煽动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7.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第3页）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1844—1934年），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该党的极右翼。

她从19世纪70年代就从事政治活动，1902年组织社会革命党，坚持政治恐怖手段，主张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决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二月革命后，是克伦斯基政府的积极支持者。十月革命后，鼓吹所有的反革命力量组成“俄罗斯复兴同盟”，企图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1919年逃亡国外，极力支持武装干涉苏联。她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凶恶敌人。

8. 鲁巴诺维奇 （第3页）

鲁巴诺维奇（1860—1920年）是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社会革命党驻第二国际执行局代表，社会沙文主义者。曾任社会革命党在巴黎出版的《俄国论坛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法、俄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会议上积极投票赞成沙文主义的决议，公开鼓吹、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

9. 策烈铁里 （第3页）

策烈铁里（1882—1959年）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任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联合政府的邮电部长，后任内务部长。

1917年6月11日在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公开演说，主张解散工人武装，反对布尔什维克6月23日举行示威的决定，策划把反动军队调来镇压和屠杀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列宁尖锐地指出：他“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7页）十月革命后，他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的首脑，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逃亡国外。

10. 切尔诺夫 （第3页）

切尔诺夫（1876—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1902—1905年担任该党中央机关报《革命的俄罗斯》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与资产阶级合作，任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联合政府农业部长。七月事变后，辞去部长职务，任立宪会议主席，他是镇压和屠杀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刽子手。十月革命后，他多次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1920年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11. 谢德曼 （第3页）

谢德曼（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出身一个家具商家庭。190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1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国会党团主席团委员和国会副议长。1913年倍倍尔去世后，他与艾伯特一起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极力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辩护，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无产阶级，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谢德曼还受德国政府的指使跑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赞助德国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后，谢德曼公开投入反革命阵营，他支持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苏维埃俄国。1918年德国发生革命危机时，他参加了德皇内阁政府，任内务大臣。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他担任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1919年2—6月任临时政府内阁总理，与艾伯特一起，残酷镇压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

2. 列金 （第3页）

卡尔·列金（1861—1920年）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

列金从1890年开始，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主席，后任书记。1913年开始担任国际工会书记处主席。1893—1920年为国会議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利用职认为帝国主义效劳，出卖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驱使工人为资产阶级卖命，并极力阻挠和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痛斥列金是“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

13. 大卫 （第3页）

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之一。1903年起任德国国会議員，1918年10月出任德皇内阁的外交副大臣，1919—1920年先后担任内务部长、不管部长。

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公开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她在《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公开维护德国帝国主义利益。他反对列宁所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列宁说：

“大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8页。）

14. 列诺得尔 （第3页）

列诺得尔（1871—1935年）是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继饶勒斯之后，担任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下院议员，由改良主义公开滚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痛击列诺得尔是“最兇恶的法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可耻的走狗。”（《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7页、381页）十月革命后，一贯反对苏维埃和共产党。1927年脱离社会党的领导集团。1933年被开除社会党，后来组织法西斯“非社会主义者”组织。

15. 盖德 （第3页）

盖德（1845—1922年）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后来是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他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他拥护过巴黎公社革命，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他污蔑无产阶级的总罢工为“无政府主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曲解为“争取议会中的大多数”，完全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盖德公开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

宣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持“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口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还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内阁，任不管部部长。

16. 王德威尔得 (第3页)

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是比利时社会党人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00年起担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1914年8月参加比利时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国务大臣。以后，还担任过司法部长、外交大臣、不管部大臣等职。俄国二月革命后，曾到俄国鼓吹继续进行战争。十月革命后极端敌视苏维埃政权，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给予了无情批判。1930年曾来中国进行反革命的游说，极力诬蔑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33年支持德国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统治。

17. 海德門 (第3页)

海德門(1842—1921年)，英国社会党的右翼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1880年他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后，就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同马克思接近，并阴谋取得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1年他创立了“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为“社会民主联盟”)。他鼓吹议会道路，反对革命，胡说什么只要有普选权，革命便是多余的。恩格斯曾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89年海德門又同法国的“可能派”勾结在一起攻击恩格斯，企图夺取创立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但是这一阴谋没有得逞。1900—1910年间为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

1911年海德門把“社会主义联盟”改组为“英国社会党”，竭力宣传沙文主义。1913年因要求扩充英帝国主义的海军遭到广大普通党员的反对，被迫退出英国社会党执行局。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一个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1916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又与其追随者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后又改名“社会民主联盟”）。他十分敌视十月革命，并主张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

18. 第二国际 （第4页）

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欧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成立。它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建立的。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保持了革命的立场，它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促进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势力大大抬头，以至发展到占统治地位。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右派领导集团终于公开背叛了工人阶级立场，抛棄了国际主义原则，站到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掠夺战争，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屠杀。这样，第二国际就堕落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彻底破产。

19. 考茨基 （第4页）

考茨基(1854—193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和首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1874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81年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一开始就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表现动摇和变节。1910年他成了第二国际“中派”的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为了控制革命运动，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形

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他同社会民主党其他机会主义首领一起，于1917年组织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他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年11月被德国艾伯特—谢德曼的反人民的政府任命为外交国务秘书，公开进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第二国际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以“中派”形式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被称为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主义宣扬“唯生产力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结果，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自行崩溃，社会主义就可以自动产生。它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再是少数剥削者的机关，而是劳动阶级的机关，它已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它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武装斗争没有存在的余地，鼓吹无产阶级通过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它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它还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认为只要国际财政资本共同组织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尖锐矛盾，变为“和平”的“超帝国主义”，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彻底批判了考茨基主义。

20. 俄国1905年革命 （第4页）

指1905—1907年在俄国爆发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十世紀初，沙皇俄国已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国家，国内矛盾空前尖锐，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1900年至1903年，俄国发生了工业危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1905年1月9日（俄历），彼得堡工人示威游行，遭到沙皇的血腥镇压。这一暴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从春天起农民起义遍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外高加索。6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起义。10月，有二百万名以上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在革命中，工人自动创立了苏维埃。12月，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莫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武装起义。但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从此革命逐渐转入到低潮时期。1907年，沙皇发动了“六三”反革命政变，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遭到失败。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锻炼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为1917年10月革命作了准备。列宁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这次革命结束了西欧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推动了欧亚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

21. 1917年革命（俄国二月革命）（第4页）

二月革命是俄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饥饿、贫困和死亡，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1917年2月18日（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很快发展为反饥饿、反战争、反沙皇制度的起义。这次起义席卷全城，有六万士兵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拘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打倒了沙皇制度。全俄各大城市的工人和前线士兵也纷纷响应，赶走了沙皇官吏，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利用

广大群众缺乏政治经验，窃取了政权。二月革命后，在俄国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十月革命才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22. 工人联合会 (第6页)

这里说的工人联合会，是泛指在马克思培育下組織起来的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和工人組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马克思关心培育下建立起来的 第一国际中最早的工人政党；法国工人党也是在马克思关心培育下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党和工会組織的首领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墮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利用窃取的党和工会的领导权，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竭力阻止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驅使工人为资产阶级卖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組織变成了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工具。所以列宁讽刺说，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組織的工人联合会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7页)

是恩格斯为反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于1884年所写的一部经典著作。这本书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言，在充分研究了摩尔根(美国人种学家)提供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瓦解，以及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的发生，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

意义。它有力地批判了私有制、国家是“永恒”的，等等谬论。列宁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1页）

24.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第7页）

恩格斯这句话主要是对“暴力论”（又称“征服论”）的批判。“暴力论”是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荒谬理论。它认为国家是暴力创造的，是一个种族用暴力征服另一个种族的結果。“暴力论”者企图以种族或部落矛盾代替阶级矛盾，认为国家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否认国家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们认为，国家产生以后私有制才产生，国家、法权、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应从暴力中寻找，而不应从经济关系中寻找，国家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历史唯心论观点。杜林就是这种反动暴力论的一个代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社会分裂为阶级，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和冲突时产生的。所以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25. 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第7页）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有一个“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客观地存在着。宇宙间的万物都是这个“绝对观念”变化发展的体现，而国家就是“绝对观念”最重要的体现”。黑格尔这样说过：“国家是地上的精神”，“国家是神（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黑格尔又认为，“绝对精神”是合乎理

性的，而国家实现了理性。所以，他又把国家说成是“理性的形象和现实”。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完全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起源，把国家看作是永世长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黑格尔宣扬这种反动的超阶级国家观，是为了说明普鲁士君主国就是这种国家最好的典型。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起源论。

26. 從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等7页）

恩格斯的这句话，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概括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国家是从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机关。在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专门从事阶级压迫的特殊机关。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既不能调和又无法摆脱。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控制和镇压被剥削阶级，使自己的统治和剥削合法化、固定化，便建立了特殊的武装队伍和监狱等强制机关，这就产生了国家。这样，国家便从社会内部分化出来，完全脱离社会生产劳动，完全脱离广大劳动群众，成为专门从事阶级压迫和社会管理的特殊机关。

第二，国家似乎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官吏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使国家机关居于社会之上，并凭借着法律使自己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地位。从表面看来，它似乎是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管理公共事务，但实际上它仅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国家